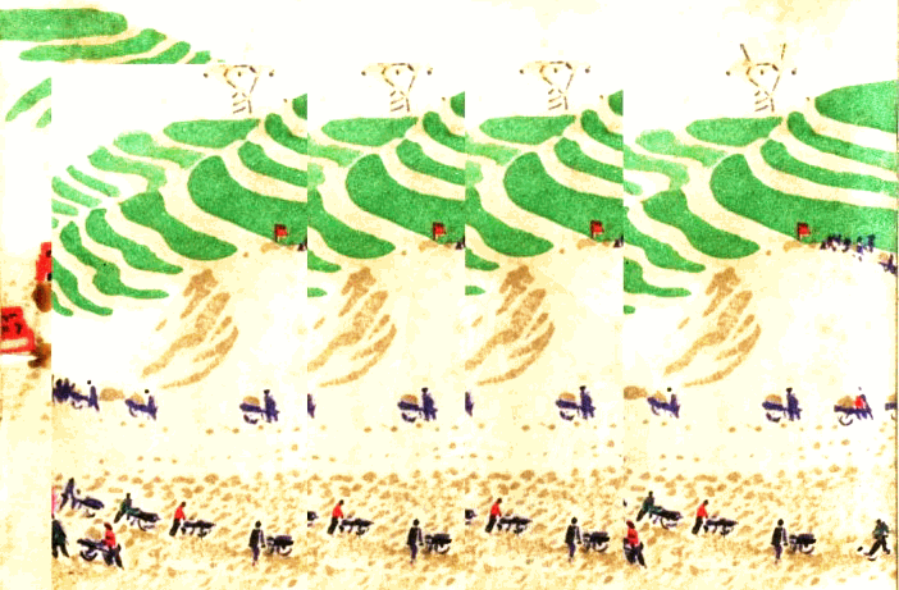


潮河雨夜

农业学大寨文学作品选



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潮河雨夜·····	乐亭县	尹振华 (1)
深山明珠·····	青龙县	宋 新 (13)
为了未来·····	正定县	张绍良 (22)
县委书记二三事·····	成安县	池保林 (35)
在修盘山渠的时候·····	丰润县	汤永江 (41)
钟声嘹亮·····	安国县	徐兆荣 (51)
打狼记·····	获鹿县 王振国	王东良 (59)
红云·····	安平县	张建军 (67)
沙鱼湾·····	饶阳县	师桂英 (76)
燕岭新松·····	遵化县 赵宗金	张连瑞 (84)

潮 河 雨 夜

乐亭县 尹振华

一

“轰！嘎啦啦——”一声炸雷，伴着耀眼的“之”字形闪电，撕裂夜空。七、八级的大风裹着黄豆粒大的雨点子，在渤海湾发开了疯。

闪电中，只见一个披雨衣的人，手持电筒，向前倾着身子，快步奔向正在开挖的潮河工地。闪电一个接一个，那人的雨衣被海风吹着，象海燕的翅膀，在风雨中啪啪舞动。

那人闪进河边一座用苫布搭的帐篷。帐篷里风大，掌不住油灯，碗口粗的大柱子上，吊着一个手电筒，碱庄大队拖拉机手二顺坐在秫秸铺上。

那人进屋目光四下一扫，问道：“二顺！机器咋停了？”

“谁？欣荣嫂吗？”二顺闻声站起来问。

被称作欣荣嫂的人，二十七、八岁，高身量，一双大眼，闪着刚毅、锋利的的光芒。那高高的鼻梁，配上两条重重的黑眉毛，更透出一股英俊气。若不是宽额上几缕滴着雨水的刘海，很难看出她是位女同志，倒象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她见二顺不回答，又追问道：“机器咋停了？”

二顺说：“嗨，你走后，老孟就叫停止抽水，让我开着这个手扶拖拉机退场回队搞运输。”

“退场回队搞运输？”欣荣目光一转，眼望雨夜，心中翻腾开了：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县委号召全县人民发扬“穷棒子”精神，围海造田，大上农业。近千名挖河民工，开进了潮河工地。这条潮河，是围海造田的配套工程，担负着沿海各村万亩碱地的洗碱、排涝任务，计划在雨季到来之前完工。乘着这股东风，欣荣在支委会上提出了开渠洗碱，改良土壤的建议。她说：“在潮河岸开一条大渠，和潮河接通。然后用淡水洗碱，把碱水排入大渠，一起流进渤海，这样，碱庄的千亩碱地变良田，粮食产量就会上升。”支委们一致同意，只有副支书孟安反对。他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咱不能放着白馒头不吃，偏去取糠饽饽。咱拖拉机一开，给水产部门往各供销社运鱼虾，大把的票子就到手了，秋后一样分红。何必又挖渠，又洗碱，多打几斤粮食不够费工的钱！”欣荣当场驳斥道：“这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贫下中农把大权交给咱，咱就得豁出命，把碱滩变个样儿！不能光顾抓钱，不看路线，往斜路上奔！”孟安被驳得哑口无言，大队决定让欣荣带队，三台手扶拖拉机也开上了工地。

欣荣带领民工上工地后，日夜奋战，吃住全在工地。

欣荣眼看着渠槽水位上涨，心中就象火烧一样着急。整个春季，几百名劳力投入挖渠战斗，眼瞅就完工了。可这场雨，却给施工带来了很大困难。如果把拖拉机一调走，抽水机一停，雨水和地下水猛涨，渠底坡脚的流沙被水一刷，就

得返工。在这紧要关头，能停止抽水吗？

“不！”欣荣猛一甩头，响铮铮地吐出一个字。

二顺看着欣荣那坚定的目光，担心地问：“中吗？你是支委，他是副支书，他扔根鸡毛，就是‘令箭’哪！”

“啥‘令箭’！他的话不符合艰苦创业的精神，就真是根‘令箭’也只当它是根鸡毛！二顺，开机器！”

“敢！”随着声音，钻进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矮个子，小瘦脸，两只小眼睛，闪着狡黠的光。

他就是碱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孟安。这人整天价忙忙活活，喊着为集体增加收入，实际趁着为集体搞副业的方便，把自己的兜儿装得鼓涨涨的。几年来，他盖了新房六大间，买了自行车两辆。自从欣荣来碱庄后，大队挂钩的副业被卡住了，孟安进钱的道儿被堵死了，还得天天拴着他到工地挖河劳动。这是他最厌烦的事。所以，孟安把一肚子怒气都集中到欣荣身上。

孟安狠狠盯了欣荣一眼：就是这个黄毛丫头，对自己横顶竖撞，发动群众一次次整我。最近，老支书从县委党校回来，几次找我谈话，要我“端正路线”，“认识错误”。哼！准是欣荣耍的本！这黄毛丫头，再不给她掐尖打顶，眼瞅树大刺破天，我的老底非被她揭了不可！到那时，我孟安连站脚之地也没有了！欣荣啊欣荣，今天我给你点厉害瞧瞧，停止抽水，渠坡塌方，叫你一春心血一旦抛！到那时，改土治碱不成功，群心浮动，还得看我姓孟的！拖拉机一响，大把的票子就到手。到秋后分红，咋样？钱是姓孟的搞副业赚来的。你欣荣呢？大伙跟你累了一春，屁也捞不着！到那时，

没人跟你欣荣走，“外交官”我算当定啦！想到这，他不禁“嘿嘿”一声冷笑。

欣荣坚毅的目光迎上去，心想：“不管你孟安有啥鬼谋妖道，想让停工退场，没门儿！”

相视片刻，空气紧张。“哗——！哗——！”海浪轰鸣，和雷雨比威。

孟安说：“风大雨猛，停止施工理所当然！”

欣荣毫不示弱：“为革命创业，就不怕困难！漫说下雨，下刀子也不能停！”

“你光顾修渠，副业全停，秋后分红社员跟谁要钱？”

“改土治碱，多打粮食，支援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才是社员的根本利益！你不抓农业大上，只顾抓钱。这个钱，我们宁可 not 花！”

孟安辩不过欣荣，冷笑一声说：“欣荣，你别小看我姓孟的！我就是块白薯，钉在碱庄也得算个‘橛儿’。我是副支书，我有权命令你们退场回家！”

“阻挡创社会主义大业的‘橛儿’，就是要踢它一边去！不能回家！”

“那……你也得替群众着想，不能让群众陪你在雨中挨淋！”孟安说着，挑拨地瞅瞅二顺。

二顺看着刚才这场面，心中充满对欣荣的钦佩，也不知哪来那么股子劲儿，帽子一扣，头一昂：“为农业大上，创社会主义大业，我，”他拍拍胸脯：“心甘情愿！”

“啊？”孟安两只小眼发直了。想不到这个平时听说听道的小伙子，也跟欣荣学得敢顶自己了！他倒吸一口冷气，叫

了声：“翻天了！”一头钻出帐篷，忘了打开手电，出门就闹了个“狗吃屎”。

暴雨雷声中，帐篷里传来自豪的笑声。

二

狂风怒雷，震撼着雨布帐篷。柱子上的手电筒象钟摆一样来回摇着。欣荣抹把脸上的雨水，朝二顺点点头，说声：

“走！”拿起摇把，闪进雨雾中。

柴油机啾啾响起来了，可抽水机没出水，咋回事？二顺猫着腰，先检查水泵，又用摇把敲着吸水管。不知是汗是雨，顺着脸一个劲儿地往下流。

欣荣拿手电给他照着说：“别急。是不是吸水龙头出了毛病？”

二顺目光落在水面上，点点头：“可能是！”

欣荣听到这句话，把手电往二顺手里一塞，朝河边紧走几步，说声：“我下去看看！”

二顺急忙阻拦：“欣荣嫂，你不能下水！万一受凉……”

“不碍事！”欣荣笑笑，“扑通”下到没腿根儿的河水里。

常言道：“半夜春水凉如冰”，一点不假。欣荣只觉浑身冰凉，汗毛孔紧缩，不禁打个冷战。她把牙一咬，伸出胳膊，顺藤摸瓜，朝吸水龙头摸去。

摸到了！她双手触到了凉冰冰的流沙。吸水龙头被深深埋在流沙里。欣荣判断，准是由于抽水吸力，龙头旁出现了大坑。这回机器一停，流沙一淤，吸水龙头被埋住了。她身子

往下一蹲，把吸水管往肩上一扛，双手使劲儿扒着龙头旁的泥沙。

“欣荣嫂！”二顺看着这种情景，激动地喊着要下水。

欣荣身不动，膀不摇，说：“你别下来，看好机器！”

二顺知道欣荣的脾气，只好用手电为欣荣照亮儿。

海浪和雷声，给暴雨助威。雨点子又大又密，啪啪打在水面上，漾起一朵朵水花。

欣荣几乎整个身子都泡在水里了，一道闪电，使二顺看得更清：欣荣双目瞪圆，紧咬嘴唇，昂起头，绷着脸，在用全身力量向上扛着吸水管。雨水顺着缕缕黑发往下流。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终于，“腾”地一下，欣荣扛着吸水管站起来了！吸水龙头在她胸前滴着泥沙。

二顺长出一口气，愣愣地瞅着欣荣：这个结婚刚二年多的嫂子，为了改土治碱，改变碱滩面貌，顶逆流，战恶浪，不辞劳苦不怕累。她把一切都放在创社会主义大业上了，咋不使人敬佩呢？可孟安，却不领碱铺人民战天斗地，专门搞副业，不仅拉脚搞运输，还鼓动一些人下散海，打鱼摸虾抠蚧子，两相比较，差多远哪……

“二顺，试试机器！”欣荣把吸水龙头慢慢放进水，大声喊着。

二顺赶忙播起柴油机。随着“噢噢”的柴油机响，“哗——”一条银龙喷出水泵。

欣荣舒口气，用力拔着陷进流沙里的腿，上了岸。她看看机器运转正常，从二顺手中接过手电，朝上游的拦水坝走去。

浑身精湿，海风加雨，猛打猛浇。欣荣冷得直打战。但她心里就象有团火，在熊熊燃烧。刚才孟安的举动，更使欣荣看透了他。原来，从欣荣一进碱庄大队，就觉得孟安不对劲。他不发动群众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为大上农业带头苦干，而是整天骑着自行车，东转西绕！改土治碱瞄不住他的影，可请客桌上却是席席不拉！欣荣和他斗过几个回合，把他惹烦了。他几次想把欣荣铲出去。招工、当教师，他都张罗让欣荣去。欣荣想：“我呀，在碱庄扎根了，坚决跟你斗到底！”这回欣荣领着民工上工地后，孟安又设障碍，回回都被欣荣顶得哑口无言！今晚孟安趁火打劫，让“退场停工”！真象老支书说的：“不让他表演不行，这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哼！跳吧，跳得越高，暴露得越清楚！欣荣抬头看看天，雨还不停。大概是后半夜了，不知老支书到公社汇报回来了没有？

欣荣边走边想，不觉到了拦水坝前。

这道拦水坝，宽不到二米，横在排水渠和潮河接口处。它的作用是拦住渠里水，保护河槽干场作业。欣荣用手电一照，只见渠中由于刚才抽水机停了，水势很猛。拦水坝两旁水差加大。若不赶紧减小水差，拦水坝很有被冲毁的危险。拦水坝一塌，就会影响全县施工。雨季迫在眉睫，影响了施工，潮河就不能当年受益，沿海近村农业大上就没了保障，这可是个大问题呀！咋办？欣荣看着排水渠两岸小溪似的雨水往渠里流着，心中急如火燎。

对！把渠上两台抽水机同时开动起来，就能更快减小水差，保住拦水坝！就这么办！欣荣想到这儿，返回来和二顺

商量。

二顺听了，点头同意。他拎起柴油桶一看，糟！柴油不多了：“欣荣嫂，柴油快没了！”

“咋儿？”欣荣心中更急。

“柴油快没了。”

“我回村去取！”

“来回八里地，你一个人……”

“咋一个人？有群众，你就别担心了！”欣荣说完，转身朝村里奔去。

雨还在哗哗地下，风依然呼呼地吼。

三

欣荣顶风冒雨，一气跑了四里地，赶到村里。一进大队办公室，就见孟安拿着电话喊：“好！好！雨小些马上就出车！七千斤？越多越好！”

欣荣问：“出车干啥？”

孟安带理不理：“运鱼虾。”

“不中！劳力除了在工地的，要全部投入春耕补种！”

“我已经联系好了，拖拉机一开钱到手哇！”

“钱！钱！我早跟你说了，抓钱不抓粮，是路线问题！工地急需用柴油，回来再谈！”欣荣转身要走。

孟安跑到门口，两手把住门说：“这柴油，手扶拖拉机要使，你不能拿！”

欣荣搬开孟安的胳膊：“一切服从工地需要！”

孟安拚命拦着：“这个天抽水，不是拿着柴油往水里倒吗？你心里还有集体没有？”

“她正是为了集体，为改变生产面貌，促进农业大上，才这样干！老孟，柴油给工地使！”

谁？原来是支书雷大伯从公社回来了。他见孟安还在“跳”，想马上揭穿他的嘴脸，但一想送油抽水是当务之急，于是说：“欣荣，咱俩去给工地送柴油！”

“大伯，这个天头，您就别上工地了！您的身子……”

雷大伯在夜影里笑笑：“没事！不让我上工地看看，我不放心哪！工地情况咋样？”

欣荣心头滚过一层热浪：多好的老支书！他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为革命负过伤，如今一遇阴天，伤疤就疼得钻心。这样的大雨天，他还一心惦着工地！碱庄的干部、群众把心全扑在改土治碱上了。欣荣又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毛主席呀，您放心吧，能！一定能！

……

欣荣和雷大伯抬着柴油桶，踏着被雨浇得海绵似的碱滩，一步一个脚窝地向工地奔去。衣服紧裹着身子，雨水顺着衣袖、裤脚往下淌。可他们好象意识不到这一切，心中有团火在熊熊燃烧着。

雷大伯看着风雨中健步朝前奔的欣荣，心中很高兴。她进村二年多来，进步多快呀。这棵苗子经过党的培养，人民的浇灌，斗争中，她会长成一颗栋梁材！自己老了，身体又

不壮，有这么个人接班，才放心哪。可是孟安闹分裂，总想把她踩下去。十几年的共事，又经历了几次运动，雷大伯渐渐看透了孟安。他越变越坏，变得和党离了心，和社会主义总唱对台戏。这次又要停止抽水去跑运输，肯定没安好心眼儿！想到这儿，他提醒欣荣：“欣荣，这次挖渠治碱，看来是和大自然斗，其实，也是跟人斗哇！”

欣荣听了雷大伯的话，心中回想着，点点头。……

“轰！嘎拉——！”又一声炸雷，震天裂地。村头老槐树的一个枝子被劈落下来，顺着雨水，象船一样漂。大雨就象从炸雷劈开的云缝往下倒。“哗——哗——！”渤海水浪滔天，发着吼叫，撞得大地发颤，好象要把一切吞没似的。

耳边的炸雷，眼前的暴雨，把欣荣从沉思中惊醒。她一看这雨势：“不好！照这样，拦水坝就保不住了！拦水坝保不住，对施工是个大损失！我是共产党员，不能看着民工奋战一冬春的劳动成果，被洪水毁掉！不能！决不能！”想到这儿，她勇气倍增，自己拎起柴油桶向工地冲去！

“欣荣——！”雷大伯一把拽住她，“雨大道滑，还是咱们抬着吧！”

欣荣扭过头，望着雷大伯，双眼闪出坚定的光彩。

重重的柴油桶又压在一老一少的肩上。二人顶风冒雨，奔向工地！

雷雨为他们歌唱，闪电为他们照明！白浪滔滔的渤海上空，海燕在矫健地飞翔！

四

走过四里泥汭路，他们赶到工地。欣荣放下柴油桶，就朝拦水坝跑去。拦水坝两旁，洪水滚滚，坝堤不断塌方，眼看就有决口的危险！欣荣心中“腾”地一下，就如爆炸一般！她纵身跳下水，往坝堤上狠命一靠，喊声：“快来人！”

雷大伯、二顺跑过来！

前来查看水情的社员们闻声跑过来！几个小伙子一齐跳下水，象欣荣一样护住大堤！社员们啪啪往拦水坝上加着土块。这当儿，孟安也来了。他见水势凶猛，觉得有机可乘，便对后边跑来的社员说：“都跑来干啥？坝上没事儿了！回去！回去！”巧得很，这时欣荣正好腾出身子，上了岸，要去扛早就准备下的草袋子。听到孟安的话，立刻警觉起来，这不是有意破坏吗？拦水坝急需抢堵，他却让人们回去，用心真恶毒！一股怒火冲上全身，猛地蹿上去，厉声道：“孟安，你想干啥？”

孟安一惊，看着欣荣那喷着怒火的双眼，吓呆了……

风停了，雨小了，东方微露曙色。

老支书瞥了孟安一眼，挥手对大家说：“我们挖河治碱，改变生产条件，促进农业大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象捅了孟安的肺管子，他千方百计阻挠、破坏。”

人们愤怒地喊：“他是披着羊皮的狼！”

“撕下他的假面具！”

老支书继续说：“他不仅今晚破坏，平时还暗中勾结投机

倒把分子，往东北贩海米、毛虾。最近这几年，贪污现款三千六百多元。公社党委已经决定：孟安停职反省，听候处理！”

孟安听着，浑身筛糠，站不稳，趑趄趑趄，一下跌倒在泥洼里……

雨后晴天，碧蓝如洗。海浪滔滔，托起一轮红日。

潮河工地，车飞锹舞，红旗飘扬！看，那拉着小车冲向坡顶的，不正是欣荣吗！

深 山 明 珠

青龙县 宋 新

塞北青龙，岭接岭，山连山，万山丛中有座盘山，盘山腰上有座小电站。在全县星罗棋布的姊妹电站中，它是最小的一个。

要问，电站小到啥程度？机房，半间屋子那么大；电机，一手可以提起来；发电量，只有零点八瓩。

电站这么小，谁见了都说新鲜！

的确新鲜。新就新在千年的山泉开始为人类造福，新就新在深山老峪跨入了用电的时代。

还是在一九七一年的八月间，一个喜讯象长了翅膀似地飞到我的耳朵里：“苏丈子大队第七生产队的小电站开始发电了！”

我蓦地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真的吗？几个月以前的情景不由得浮现在我眼前。

在春季抗旱播种的时候，我曾到过这个座落在盘山脚下的生产队。那里，房子在山缝里夹着，地在山坡上挂着，天在山顶上支着。水在哪里呢？除了吃水的井以外，只见山腰石缝里有鸡蛋那么大的一个泉眼，水咕嘟咕嘟地向外冒着，只要横手一拦，水流就被切断。据老人们说，这股泉水，自

山里有人家以来就这样，不知白白流了多少年。……

这么一丁点水能发电吗？莫不是又找到了新的水源？一个二十二户的生产队办得了吗？他们又是怎样办的呢？一连串的问题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

说也凑巧，第二天，领导上派我到苏丈子大队去，总结第七生产队办电的经验。我想，这回心中的“谜”总该解开了。

八月骄阳，灼热似火。吃过午饭，我披着满身汗水，在通往苏丈子的路上走着。一阵热风吹过，路象冒烟似地飞着尘土。

到了广茶山，我离开公路，顺着干河套，踩着沙窝窝，吃力地向北走着，苏丈子大队眼看就要到了。

“那不是老宋吗？”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我。回头看去，只见一个中年男子微笑着快步地走过来。他头戴草帽，身穿白粗布小褂，褪了色的蓝裤子，卷着袖子，绾着裤脚，袒露着胸脯。黑里透红的圆脸上淌着汗水……啊！我认出来了，是苏丈子大队第七生产队指导员赵春昌同志。

“老赵，是你！上哪儿去来？”我猛地喊了出来。

“到县里联系点鱼苗儿。你上哪儿，老宋？”还没有等我说完来意，老赵早就用那双硬棒棒的手握住了我的手，说：“你这回来，跟上回可大不一样了，咱们的小山沟变了！”他边走边兴致勃勃地讲起了他们队的新鲜事。

“从前天晚上开始，我们的小电站就发电了，队里队外三十六户人家都点上了电灯。这还不算，十多亩梯田实现了自流灌溉。今天，又订妥了四千尾鱼苗，明年就可以养鱼

了！……”老赵越说越兴奋。

“你们的电站用的是哪儿的水？”我打断了老赵的话，插了一句。

“就是咱们上次看的那股泉水呗！”

“是它？能行？能发多少电？”

“发电量倒不大，还不足一缸。”

“喏！这可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小电站啊！”我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

“别看电站这么小，可经历了一场大风波呢！”老赵把那个“大”字的字音说得特别重。

我紧跟着问：“怎么，你们办电，还有人不同意？”

“是啊！斗争还挺激烈呢！”接着，老赵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办电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

还是在去年六月，苏丈子大队革委会组织各队干部，到本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参观学习。几天参观中，老赵亲眼看到了“小水电”的威力：有了电，可以带动机器加工；有了电，可以引水上山浇梯田；有了电，可以照明、安广播喇叭……。从而，使他大开眼界，对“小水电”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心想：毛主席早就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话说得该有多好啊！只有把劲使在水利化、电气化、机械化上，穷山沟才能来个彻底变化呀！对，回去以后，马上跟队里群众商量商量，能不能利用山腰上那股泉水办个小电站。

参观回来的当天晚上，老赵就把参观的所见所闻说了一遍，也把自己打算利用泉水发电的想法谈了出来。这一说不